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1931

藝術與生活

自序一

這一本書是我近十年來的論文集，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間所作，共二十篇，文章比較地長，態度也比較地正經，我對於文藝與人生的意見大抵在這裏邊了，所以就題名曰藝術與生活。

這裏邊的文章與思想都是沒有成熟的，似乎沒有重印出來給人家看的價值，但是我看這也不妨。因為我們印書的目的並不在宣傳，去教訓說服人，只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說給人聽，無論偏激也好淺薄也好，人家看了知道這大略是怎麼一個人，那就夠了。至于成熟那自然是好事，不過不可強求，也似乎不是很可羨慕的

東西，——成熟就是止境，至少也離止境不遠。我如有一點對於人生之愛好，那即是她的永遠的流轉；到得一個人官能遲鈍，希望「打住」的時候，大悲的「死」就來救他脫離此苦，這又是我所有對於死的一點好感。

這集裏所表示的，可以說是我今日之前的對於藝術與生活的意見之一部分，至于後來怎樣，我可不能知道。但是，應該有點不同罷。其實這在過去也已經可以看出一點來了，如集中一九二四年以後所寫的三篇，與以前的論文便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來，即夢想家與傳道者的氣味漸漸地有點淡薄下去了。

一個人在某一時期大抵要成為理想派，對於文藝與人生抱著一種什麼主義。我以前是夢想過烏託邦的，對於新村有極大的憧

憬，在文學上也就有些相當的主張。我至今還是尊敬日本新村的
朋友，但覺得這種生活在滿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沒有多大的覺
世的効力，人道主義的文學也正是如此，雖然滿足自己的趣味，
這便已儘有意思，足爲經營這些生活或藝術的理由。以前我所愛
好的藝術與生活之某種相，現在我大抵仍是愛好，不過目的稍有
轉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歡那邊所隱現的主義，現在所愛的乃是在
那藝術與生活自身罷了。

此外我也還寫些小文章，內容也多是關係這些事情的，只是
都是小篇，可以算是別一部類，——在現今這種心情之下，長篇
大約是不想寫了，所以說這本書是我唯一的長篇的論文集亦未始
不可。我以後想只作隨筆了。集中有三篇是翻譯，但我相信翻譯

是半創作，也能表示譯者的個性，因為真的翻譯之製作動機應當完全由于譯者與作者之共鳴，所以我就把譯文也收入集中，不別列爲附錄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于北京城西北隅，聽著
城外的砲聲記。

自序二

這是四年前所編，由陳芝壽先生經手，交羣益書社刊行的書，前日得書社來信，說不久即將出版，序文寄在陳先生處，而陳先生於上月作古，無從尋覓，囑爲重鈔寄去，因此將登在語絲九十三期上的序撕下一葉寄給書社，不禁想添寫幾句話在這後面。

四年前所編的書現在將出版，而經手的陳先生乃已作古，這很引起我的感歎，我與陳先生雖不曾見過面，但自從新青年以後便已知道他，通過好許多次信，我的不成氣候的譯著——域外小說集和這本文集——都承他不棄應允刊行，更是我所感激的。現在這書正將出版而陳先生已不及見，未免令我感得一種寂寞。不

過我所覺得更可感歎的或者倒還是在我自己。我在原序上說此後想不寫長篇，只擬作隨筆，當時有上海的朋友痛加譴責，以爲倚老賣老，其實這是實情，是沒有辦法的事。我本來是無信仰的，不過以前還憑了少年的客氣，有時候要高談闊論地講話，亦無非是自騙自罷了，近幾年來却有了進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歸于懷疑，這是我的「轉變方向」了。不過我並不倚老賣老地消極，我還是很虛心地想多知道一點事情，無論這是關於生活或藝術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這類東西。我現在沒有什麼要宣傳，我只要聽要知道。但是，以前這麼主張過，却也未始不可讓人家知道，反正是隨便看看，說得對不對也沒有多大關係罷。

民國十九年十月三十日，豈明于北平苦雨齋。

目錄

平民的文學	一一一〇
人的文學	一一一三〇
新文學的要求	三一—四二
兒童的文學	四三—六二
聖書與中國文學	六三—八六
中國戲劇的三條路	八七—一〇〇
國語改造的意見	一〇一—一二〇
國語文學談	一二一—一三〇

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一三一—一四八
歐洲古代文學上的婦女觀	一四九—一九六
勃來克的詩	一九七—二一四
日本的詩歌	二一五—二四四
日本的小詩	二四五—二六二
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	二六三—二九四
論左拉	二九五—三三〇
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	三三一—三五四
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	三五五—四〇〇
日本的新村	四〇一—四二四
新村的理想與實際	四二五—四四〇

訪日本新村記……………四四一—四六八

遊日本雜感……………四六九—四八六

平民的文學

平民文學這四個字，字面上極易誤會，所以我們先得解說一回，然後再行介紹。

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這兩樣名詞，也不可十分拘泥。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遍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

中國現在成了民國，大家都是公民。從前頭上頂了一個皇帝，那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隸，向來沒有貴

族平民這名稱階級。雖然大奴隸對於小奴隸，上等社會對於下等社會，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樣的東西。除却當時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無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麼區別。

就形式上說，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但這也不盡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遍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至於白話，這幾種現象，似乎可以沒有了。但文學上原有兩種分類，白話固然適宜於「人生藝術派」的文學，也未嘗不可做「純藝術派」的文學。純藝術派以造成純粹藝術品爲藝術唯一之目的，古文的彫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話也未嘗不可彫琢，造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

享樂的遊戲的文學，那便是雖用白話，也仍然是貴族的文學。譬如古銅鑄的鐘鼎，現在久已不適用，只能尊重他是古物，收藏起來；我們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盤碗了。但銅器現在固不適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盤碗的適用。倘如將可以做碗的磁，燒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純白的觀世音，那時我們也只能將他同鐘鼎一樣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盤碗一樣適用。因為他雖然是一個藝術品，但是一個純藝術品，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生的藝術品。

照此看來，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區別，現在再從內容上說。內容的區別，又是如何？上文說過貴族文學形式上的缺點，是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這內容上的缺點

，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祇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祇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祇有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說的殉節守貞，也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

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祇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祇想表出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彫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略加矯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謊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閨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沒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爲主，美雖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以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平民文學的意義，照上文所說，大略已可明白。還有我所最怕被人誤會的兩件事，非加說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爲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爲唯一之目的。因爲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話，本非全數的人盡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學，現在也不必個個「田夫野老」都可領會。近來有許多人反對白話，說這總非田夫野老所能了解，不如仍用古文。現在請問，田夫野老大半不懂植物學的，倘說因爲他們不能懂，便不如拋了高賓球三氏的植物學，去看本草綱目，能說是正當辦法麼？正因爲他們不懂，所以要費心力，去啓發他。正同植物學應用在農業藥物上